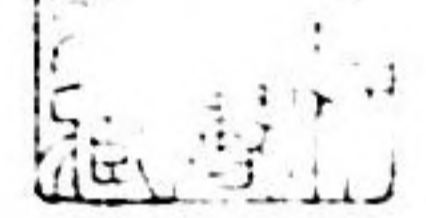




國權

起天啓元年盡三年六月



談



辛酉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大風雪諭孫如游出視事

丙子追謚先臣兵部尚書伍文定忠襄南京刑部右侍郎吳
悌文莊右僉都御史魯穆端毅楊繼宗貞肅石城所吏目鄒
智忠介大理寺卿陳恪簡肅尚寶司少卿孟秋清憲御史劉
臺毅思兵部尚書毛伯溫襄懋吏部左侍郎張元禎文裕左

諭德張元忭文恭南京禮部尚書陶承學恭惠太常寺少卿
魏良弼忠簡吏部右侍郎趙用賢文毅刑部右侍郎張紳忠
簡右副都御史張文錦莊愍南京兵部右侍郎李盛春恭貞
工部尚書劉東星莊靖禮部右侍郎唐文獻文恪戶部右侍
郎張養蒙毅敏兵部左侍郎許孚遠恭簡戶部主事周天佐
惠愍戶科給事中楊允繩忠恪錦衣衛經歷沈鍊忠愍南京
吏部尚書曾同亨恭端鴻臚寺卿張朝瑞靖恪五官監候揚
源忠懷兵部右侍郎魏允貞介肅戶部左侍郎郭維賢恭定
左都御史溫純恭毅兵部尚書王遴恭肅工部左侍郎王汝
訓恭介吏部尚書蔡國珍恭靖禮部尚書馮琦文敏兵部尚

書李化龍襄毅吏部尚書孫丕揚恭介禮部右侍郎劉曰寧
文簡郭正域文毅南京戶部尚書雍泰端惠吏部尚書畢鏞
恭介刑部尚書趙參魯端簡王之誥端襄兵部尚書張佳胤
襄憲南京戶部右侍郎余懋學恭穆光祿寺少卿馬理忠憲
霍州學正曹端靖備江西副使李夢陽景文陝西右叅議賀
欽恭靖右副都御史姜洪莊介武選郎中黃鞏忠裕南京吏
部尚書汪宗伊恭惠戶部尚書林泮恭清史部右侍郎楊起
元文懿南京工部右侍郎江治恭恪右副都御史李中莊介
脩撰楊慎文憲吏部尚書裴應章恭靖吏部右侍郎盛訥文
定禮部尚書曾朝節文恪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文簡南京

刑部右侍郎沈節甫端靖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莊介祭酒
傅新德文恪太常寺少卿周怡恭節南京吏部郎中莊景文
節刑部左侍郎王宗沐襄裕右僉都御史張允濟介穆刑部
右侍郎李崇恭懿戶部左侍郎董克封恭敏湖廣按察司僉
事馮應京恭節禮部右侍郎汝文禎文穆

弋寅給事中孫國禎上言上之所操以磨勵天下曰賞與罰
今賞罰何如也使臣下莫敢過進退而臣據何不于視朝之
後召見廷臣曉然示威福之出于已曰某簡用某斥逐以塞
天下揣摩之路台對之典不可須臾待也聖祖培養人才半
為四明東林所耗今其波少息矣及今共養和平之福莫生

杖節妄分畛域也

己卯諭發帑五十萬濟遼餉

癸未御史馬逢臯以楊漣疏移宮始末而去功罪未明因曰
先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緩科臣李若珪也先帝賓天而
入宮呼萬歲執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
也上移宮公疏者周嘉謨張問達等也上專疏者左光斗也
上急移宮以待御極者楊漣也其後相繼有疏惠世揚等也
如以為功則不獨一楊漣如以為罪亦不獨一楊漣今罪人
未誅而發罪璫者先作楚囚之泣聖躬初安而護聖躬者已
數江上之容連當此日止有決去以明臣節耳臯上亦開出

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豈徒訪戴盡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
得此于人哉上以楊漣忠直朕可鑒知暫准病告

丙戌給事中蔡思充上言唐元和李道古薦方士柳泌合長
生藥誤憲宗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灼揚揚盡錦綱紀
凌夷莫此為甚不斬李可灼并罪所薦之人于昭之靈必有
餘咎矣

辛卯御史張慎言上言張差擬擊青宮幸宗社有靈萬一中
其副車將奈之何迨東宮告變此宜何如震聳乃方從哲票
苦尋常于是承風旨者遂以風顛結案矣此一獄也若引繩
批根宮闈骨肉之間大獄將興當群議沸騰神宗頃刻而御

慈寧召百官棄張差于市斃龐劉于宮使羣臣不得質一詞
士師無所指其手偉哉廟號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黨與者
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奸謀者亦政以明君臣之義
而陸大受王之案李俸必以考功法中之諸臣之意何居乎
從哲秉國之均而乃今至此也

壬辰御史方震孺言張差一案近議紛紛善處骨肉之間者
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調停而遂疑擬擊之奸化為
烏有謂發奸者盡屬小人也王之案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
處法而中旨奪其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于飲露而
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于李俸禁錮又為甚奇即云不剪

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
大學士方從哲免

二月癸卯朔安南遣陪臣阮世標阮洪來貢

給事中毛士龍上言自張差之變作諸臣以攻差者為東朝
之黨夫東朝而可言黨乎即黨亦是四皓之擁護寧為江充
之開釁乎自後巧蔽風顛今批鱗之直竄迹變烟語言之微
併危虎視至今陸大受等天下知其功即皇上亦不深其罪
而韓浚等鍛鍊以為罪或挂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
罪之反也

甲辰御史方震孺上言登極一詔凡前建言諸臣用存恤故

業見天日而殷憂先帝竟龍馭之難追九廟有靈幸不危于
青宮之挺而折肱無驗反速禍于肘腋之奸使萬年有道之
聖君僅為一月大平之天子此敷天共慘願皇上念之而惕
然也

乙巳遼東見日暈兩旁如月

丙午御史賈繼春言具揭閣臣以望其母女之保全而止益
念冲聖御極之始慈祥當從折柳先防威福莫向中涓送却
耳上以箝制朕躬要名滅罪貴之

御史張慎言上言當鼎湖再泣偶值選侍乾請天子避席此
時宗廟之鼎鬯為重則先席之簪履為輕所以有周嘉謨楊

連左光斗之疏也于時即神廟之鄭貴妃且先徙以為望矣
既而閭閻弘開冕旒快觀此時嵩呼而慶皇上之龍飛遂亦
不覺愴焉而痛几筵之年棗光景風聞悽然動念所以賈繼
春具揭于閣臣也

御史高弘圖上言楊漣賈繼春同屬耳目之臣當宮禁危疑
之際決策于呼吸即繼春未嘗不以漣為功安選侍之說起
于移宮之後因乾清為至尊所履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于
有是移移而左右未免災涼傳聞復有舛謬繼春所以有安
選侍之說即漣亦未嘗以繼春為非也乞勅繼春履任而漣
台還朝其進退益光矣上青慎言弘圖借調解為名實荷公

植黨俱罰俸二年

辛亥御史方震孺請省議論一國木一案次則門戶之說東
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如清冽之葉
茂才朱世守經濟之董應舉趙南星勁挺之魏雲中馬益禎
凈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鰲劉宗周
有何罪而錮之終身耶又其次則移宮之事公道不彰羣疑
愈熾同官馬逢臯所以請會議也楊漣之去就寔繫聖躬乞
早賜召對以釋羣疑上許之

壬申夜四方黑雲風起西北有聲

閏二月癸酉朔南京吏部尚書沈應文罷

丙子刑部會訊楊鎬李如楨論死

戊寅大風霾御史魏光緒言先帝以長君當立而無端燕啄皇孫奸人構煽妖書之事恨不從心挺擊之謀作矣王之案明白入告置之察典李奉駿正叅語勒令致仕陸大受張庭上疏告變其後庭憂死而大受以計處此忠義所以感憤不平也

丙戌封王昇新城伯祿千石

丁亥大學士孫如游罷進太子太保

癸巳孫瑋為南京吏部尚書

丁酉昭和殿災

辛丑上責賈繼春以違忤逼逐輕污朕躬捏造李選侍姪經皇八妹入井之罪輔臣申救命削籍

三月癸卯朔浙江巡按御史彭鯤化乞添中式三名

乙卯建州攻瀋陽監軍高出屯黃山不進總兵尤世功賀世賢力禦之李永芳遣人遺書招降世賢斬于碑上火其書持鐵簡禦南門外力疲退入敵從之城遂破總兵尤世功陳策童仲揆管糧同知陳輔光自在知州段展皆死之世賢從西門遁先三日袁應泰檄各將犄角應援總兵姜弼朱萬良軍渾河外俱不戰獨四川石砬土官秦邦屏叅將張神武游擊周世祿等力戰兵半濟河敗其白標黃標最後紫標益衆四

面圍之川兵飢疲八千人無一免者總兵張名世戚金在河
南亦戰沒是役也敵兵亦為奪氣川兵名始重

丁巳袁應泰聞瀋陽陷急促各路兵守遼賀世賢屯立木山
當華裔之界應泰手書自咎失策非將軍之罪使往夜至長
勇堡遼人疑西胡也遂舉烽世賢駭遁自後遼城陷世賢無
所歸為其衆所殺應泰之收降人餉司傳國揭爭之遂相左
至是撥餉司令給各兵三月糧并預支四月又犒二金其虎
旅軍加月餉六錢餉司以瀋陽逃死各半為詞稽賞未與
已未給事中朱童蒙郭鞏各糾劾一燦黨庇熊廷弼

庚申袁應泰引兵渡渾河設伏雷川兵守城夜宿城樓各道
以令箭撤所伏兵建州遂徑渡太子河

辛酉建州攻遼城初熊廷弼深溝峻塹按伏其內未易攻敵
厚木為盾居前後排方矢小車載土繼之俟我砲盡即發矢
如雨隨令土車填塹車後人馬盡甲戴鉄面具來攻袁應泰
奉賜劍趣戰擊敵于教場殺傷甚衆時朱萬良以贖罪自效
遂戰死

壬戌袁應泰令傳餐給士敵突犯西門督虎旅軍卻之訛傳
敵已入城監軍高出牛維曜出走人心遂亂敵復縛草人于
牌前徧城以竭我力晡時諸將各離伍砲火燃藥發守兵驚
亂

癸亥昧爽城陷袁應泰佩劍印自經城東樓僕唐世名舉火
焚樓死監軍何廷魁沉妾女子并而自縊監軍崔儒秀亦自
御史張銓坐署中不屈歿之

乙丑遼東牛莊民亂相殺

丙寅起高攀龍光祿寺丞趙南星太常寺少卿熊廷弼兵部
右侍郎

戊辰虎墩兔懸骨賞

發帑金百萬濟邊

贈左都督劉綎少保王宣少保左都督各廕本衛指揮僉事
立祠予祭奠杜松贈少保左都督世本衛正千戶立祠予祭

莖趙勇麟馬林各復官贈二級從祠潘宗顏贈光祿寺卿世

錦衣百戶立祠董爾彌贈按察僉事廕監餘贈恤有差

四月壬申朔日食

李定延為右僉都御史協理戎政

丙子以薛國用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王
化貞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畢自嚴為右僉都御史駐天
津王國禎為右僉都御史駐通州初建州遣降人運糧通判
黃衣蟒服從騎至廣寧招降監軍王化貞殺之以聞且請撫
虎墩免愁三十餘營化二十四營為聲援朝廷壯其言遂
授巡撫是時羣情惶怯以化貞侃侃言事謂能勝厥任化貞

撫諭諸部虎墩兔愁使腦毛大孫桑阿思塞來申盟約即北
關塔也化貞以北關忠順宜協力同仇厚賞之炒化及卜可
青諸營並遣使通好各議加歲賞設誓而去

庚辰遼東總兵李光榮奏建人測河謀內侵

癸未南京工部尚書丁賓致仕

甲申逮監軍高出御史徐景濂乞并罪逃臣牛維曜胡嘉棟
丙申遼東經略薛國用免

戊戌大婚冊張氏為皇后禮成之後客氏憚后文明誣后為
重犯孫止孝之女御史游士任糾之客氏銜恨

己亥贈張銓大理寺卿謚忠烈廢錦衣指揮僉事立祠予祭

葬僉事崔儒秀副使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廢錦衣千戶予
祭祠餘升廕有差

立良妃王氏純妃段氏

五月壬寅朔丙午勅台熊廷弼曰朕惟爾經略遼東一載威懾
東陲力保危城後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風聞糾論勅下部議
聽令回籍朕尋悔之適遼陽淪陷爾前功爾當念皇祖環
台之恩今朕冲年邁茲外患勉為朕出籌畫安攘其即日比

馭前來庶見君臣始終大義

戊申命內織染局下蘊杭織造

兵部尚書崔景榮免以王象乾代之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上言司禮太監盧受神祖舊臣上方任為心膂豈得反為寇仇乞俞受前請令司香留都則羣疑可釋楊鶴李如楨之獄關繫非輕須酌通國之論不妨遣戍立切冀收後效司農李汝華年衰令歸骨以休老臣上命盧受私宅間住楊鶴李如楨准從寬政

癸丑給事中霍維華言司禮之責成既重則繼盧受之後者必得小心忠順任之方可而道路之口皆以為王安迫欲得之以為威福之地又聞其告病調理乃朧遊西山有不可代為之解矣

甲寅釋故臨江知府錢若廢獄若廢以乙酉正月下獄至是

以子進士敬忠疏額始訊釋

丙寅以御史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排擠熊廷弼降三級調外姚宗文傾陷削籍

六月辛未朔癸酉大學士朱國祚入朝

乙亥以大婚禮成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各進少保兼太子太保廣尚寶司丞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進太子太保

丙子熊廷弼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駐扎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陶朗先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

江州忠州土目交惠江州句祿州首何惇寇忠州掠人畜分

兵掠新寧州

戊寅增順天中式二十名應天十名各省三名是年山西舉宗生二人江西陝西河南各一人山東四氏學二名遼生一名皆不在額以上諭宗生聖裔中式各加額外也

乙酉汪應蛟為戶部尚書何熊祥為南京工部尚書王之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辛卯以平苗仲功舊輔方從哲輔臣葉向高劉一燝韓爌總督張鶴鳴等各升職有差

甲午兵部尚書王象乾以原官總督保定
淮安大水

七月庚子朔乙巳上以內犯田詔侍奉皇相劉朝侍奉皇考赦罪送司禮奏請定奪輔臣言皇上欲寬者思法司所定者法不聽

戊申前按察使高出降副使監軍廣寧胡嘉棟監軍遼東戴罪立功

奉聖夫人客氏男候國興廢錦衣指揮僉事

大學士沈淮入朝

命降田詔等奉御閑住

辛亥命降司禮太監王安為淨軍發南海子復禁私通往來勅賜熊廷弼尚方劍麒麟服一幣四金四十宴都城外廷臣

陪餞從行將領幣一金二十標軍人二金

己未南京御史王允成疏劾黃克纘言鄭穩山乘移宮而盜珠寶克纘乃倡言寶係選侍之物臺臣焦源溥疏云為元子二后者為忠克纘則曰為皇祖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者為忠之大又曰光昭刑于之令德莫傳宮闈之失尤為忠之大至云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以議此獄何其志于出此言也

祁伯裕為南京右都御史魏養蒙陳薦為南京戶刑部尚書甲子給事中孫杰勅家臣周嘉謨以年例慶賀維華由于疏劾王安也

八月庚午朔丙子遼東巡撫王化貞奏參將毛文龍之提初化貞遣文龍從海上結聯四衛約兵朝鮮會叛將楊于渭以蓋州降東文龍遂由廣鹿長山烏達朝鮮之彌串堡偵鎮江守兵弱游擊佟養貞選軍二百餘人掠商山適右衛生員王一寧朝鮮借兵回遂謀襲鎮江分二百餘人夜渡又間通中軍陳良策約為內應襲破之縛養貞及子松年等六十人乞濟師速渡三岔河為率制及調兵三萬從海上徑至鎮江并發餉

丁丑禮部左侍郎鄭以偉上言光宗貞皇帝孝元貞皇后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禮部會議憲宗當祧太常

卿洪文衡揭睿宗以籓入且祧禮臣議凡祫以近屬遠祧從遠起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常云睿宗非繼體之君不宜躋武宗是議改非議祧也臣謂不在入廟而在稱宗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不考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廟乎既入矣可逆祧乎祖訓親王便殿叙家人禮來朝天子以祖宗所執大圭見之籓禮則然若既稱宗則均貴矣勢不得復以大圭臨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睿宗曰皇考于武宗曰皇兄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訊躋僖非歟曰僖乃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

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不得相君臣穀梁謂以親親而言尊尊之故非之也睿武既均貴而武出于孝睿出于憲視閔僖不同况閔僖之躋或同一廟而今制萬曆間圖睿宗在世宗上為昭孝宗武宗穆宗為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為昭穆而非以昭穆為尊卑亦未始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自正德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兄終弟及之文實遵祖制斯詔一出孝宗則有子世宗非繼後天下無無父之子不考睿宗而考誰乎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弼千古不經見之典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祧睿宗天下非不躋之乃累朝終順祧而不改亦不忍

奪肅皇帝之不忍以成一順不獨本于情亦限于叙耳推太常之意祧而奉之王芝宮蓋以裕可合食也四時可共享也則祧與不祧等豈非忠孝之極思哉然苟可裕也何必先祧祧子而後父子迹非順于序未安于是遂祧憲宗

命監軍道副使梁之垣宣諭朝鮮毛文龍升副總兵賚二百金自文龍之捷朝議恢復有機勅登津二鎮併力征勦及令朝鮮犒角

丙申毀北臺萬曆辛丑建亦春秋泉臺之毀也

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李樞免

是月淮水清

熒惑太白關西方歷兩月同度

九月己亥朔勅脩兩朝實錄

甲辰御史王心一上言客氏保護效勞諭戶部給地二十頃為香火魏進忠侍衛有功工部叙錄夫當此經撫協勦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勞而輕念邊臣之積苦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東征將吏聞之以為吾屬捐軀命為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邀天衷之眷注母乃解其體而灰其心乎上諭遼東將士披露旆沙朕豈不念祭帑犒賞隨依所請且內廷恩澤與閭外大計有何干涉姑不究

己酉奢寅據永寧衛城督稅同知王胤昌被陷陰遣史賈印
繳成都至二年五月病卒

癸丑永寧宣撫使奢崇明發兵七十餘人以土目樊龍樊虎
領至重慶聽聞

乙卯奢寅反于重慶殺巡撫徐可求守道孫好古駱日升李
維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同知王應科叙州同知
熊嗣先遵義參將萬金指揮王登爵巴縣知縣段高選縛總
兵黃守魁後遇害前華昌同知董盡倫聞變入城殺賊遇伏
死募兵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俱適奢氏種人裸羅也世
宣撫使數傳至從周以子崇明以既屬得立性陰鷲謬為恭

順凡徵調俱赴人狎之子寅尤雄狡負勇力納亡命奸民何
若海等為之用謀不軌秦提精卒三萬人援遼因益治兵械
遣其黨樊龍等往重慶故增其籍倍所謂撫臣往蒞之索餉
人十金弗繼激其衆為亂時土兵數千列江岸城內砲震皆
起應之遂據重慶分兵扼夔州一出綦江一出瀘州一截棧
道全蜀震動

奢崇明陷遵義時遵義道臣李仙品參將萬金督兵赴重慶
城守空虛崇明率衆奄至署印通判袁任先期遁賊遂焚掠
納谿永川長寧營昌隆昌璧山皆空攻合州知州翁登彥力
禦攻江津知縣周孔嘉破走之陷興文知縣張振德不屈卒

妻子赴火死後贈光祿寺卿廕錦衣正千戶

石柱宣撫司女官秦良玉勤王良玉兄秦邦屏邦翰援遼力戰死弟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蘭賊厚賂秦氏求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卒萬人同弟民屏侄翼明擐甲疾趨潛渡重慶營于南坪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焚其舟以沮賊泛舟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多張懺旗護守忠州以為犄角之勢移文夔州設兵瞿塘為上下聲援

丙辰陵工成尚書周嘉謨王佐進太子太保餘升賞有差輔臣劉一燝韓爌進少傅魚太子太傅廕中書舍人何宗彥朱

國祚沈澹進太子太保廕監舊輔方從哲廕中書舍人

壬戌故司禮太監王安卒王體乾嗾容氏忠賢遂降南苑淨軍以劉朝提督絕其食飲而縊殺之崇禎初賜昭忠祠

蘭賊逼成都時叙瀘縣邑瓦解木龍泉諸隘俱失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泰張愷率眾拒之邦泰至資陽遇賊不戰降冉世洪等至九泉賊據山臨下世洪安世英俱死之張愷走免賊遂薄城城內僅鎮遠營兵七百人及調至松茂龍安兵一十五百人御史譚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登陴而守初燮元以韓瑞詵道蜀王與百姓遮留之遂慷慨自誓使土司坤汝常指揮常恭乘賊穢其鋒次日賊以革牌進笑石

不得近用火箭擊之殺數百人及暮賊又以鈎梯數千薄城
燹元戒士卒茅放砲石以諱遲明賊屍丘積時濠水涸賊偏
難民束薪壘土構筆如屋伏弩仰射垂簾蔽矢乃夜縋壯大
持膏芻焚之濟泐都江堰水至濠濠溢賊治橋得少息因緝
內奸二百人懸首陴上賊立望樓燹元曰賊設瞭望必出剽
掠其中虛命死士五百人突擊之斬其三將焚樓而還

十月戊辰朔庚午張鶴鳴為兵部尚書

壬申王三善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劾客氏謫外

戊寅御史工心一言科臣論客氏不過謂諭旨不可不信家

法不可不守尚不如漢臣犯妃匹之嫌有卻坐之難也不意
有干聖怒即如誅調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羣臣苦諫李勣曰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侯臣之言往往
類此上責其引前代事悖謬不倫降三級調外

甲申閔洪學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己丑朱燾元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許便宜行事

十一月庚子給事中毛士龍削籍順天府丞邵輔忠免以五訐
也

壬子淮安大雷

壬戌進業向高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廢尚寶司丞賜金五十

幣四雙劉一燦韓曠少師兼太子太師廢中書舍人金幣如
之何宗彥朱國祚少保兼太子太保廢監史繼階太子太保
兼文淵閣大學士廢監金幣亦如之前輔臣方從哲吳道南
各廢中書舍人金幣同

丙寅四川石砫女官秦良玉秦川兵大變率衆討賊上嘉之
御史陳九疇刺大學士劉一燦負君誤國給事中孫杰亦叅
之併及冢臣周嘉謨

吏部尚書周嘉謨罷初諭一燦嘉謨並逐蓋向高疑一燦忌
之簡討終昌期自楚主誠還見向高曰南昌漢陽不應逐內
傳不可奉答曰上所傳何不奉昌期曰吾師老臣以去就爭

之必能過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向高
默然始改溫旨

昌期曰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
福唐恃其權智可籠可遏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
橫流豈非天哉

十二月戊辰朔建人窺廣寧以兵屯海州

壬申張我績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
軍務賜尚方劍陝西鄖陽巡撫暫移漢中夷陵應接

起董其昌太常寺少卿

己卯御史江秉謙言經撫不和幸有明旨會議議者曰化貞

欲戰廷弼欲守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
貞銳意進戰豈戰勝而可無事守也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
守也大學士葉向高言經撫會議漢史趙充國平西羌雖主
屯田而辛武賢亦竟以力戰取勝今廷弼能為充國且留化
貞以為武賢亦何不可惟是廷弼之于化貞作用既殊而欲
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以為難行同官皆爭之豈臣
一人所敢獨任本兵張鶴鳴與廷弼素不協調謂化貞膽略可
任職方即耿如杞主事亮善繼皆袒化貞凡廷弼所言一切
阻格廷弼度力不能勝以標下兵盡付化貞疏曰化貞有功
臣不敢與今功若化貞有失臣願不與同罪云化貞志大而

慮淺見朝堂右之益自詡建人令叛將劉愛塔盡取四衛屠
鎮江攻毛文龍于彌串堡文龍不能拒乃去之皮島居焉

張問達為吏部尚書

辛卯川兵復安兵

癸巳鄒元標為左都御史

雲南巡撫沈傲烝升南京兵部右侍郎上言自嘉隆及皇祖
初年雲貴方面多轉開府清鄉近何絕響此藩臬優處之當
議也從來藩臬遷轉惟論資俸往往今歲雲貴後移內地今
何一入雲貴再無內望此遷轉流通之當議也九邊司道考
滿即升一級滇中處處瀕蠻而朝問不通鴻音不至其苦

更倍于九邊乃廟堂不一軫恤宜照九邊例之當議也滇中郡縣不無循卓而清華之選絕無一人則有志之士孰肯就途此有司行取之當議也善地有司升轉滇南豈無一時愛憎乃馳驅萬里受事方新吏議隨及之則後之升者如墜澗淵孰肯冒險來乎此察典宜恕之當議也除官者三年不至地方不得其用令宜嚴為之限有不願赴者追憑繳部以便銓除而規避之人即革職永不叙用不得任其夤緣銓改善地此憑限之當議也滇中雖遠然以待川貴之人則壤地相接不為甚苦以後宜先盡川貴人才而後及于別省此就銓除之當議也

乙未川兵復樂至石砮女官秦良玉率兵三千人至成都

壬戌天啓二年

正月丁酉朔藺賊數千人大噪而出為早船形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標羽旂葦茅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伏劍居中數百人各挾機弩半千運石擊行之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穉皆哭朱燬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歐石不可以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復募死士擊敗之裨將劉養銀言諸生范祖文陷賊中遣孔之譚來言賊將羅乾象欲歸正燬元即遣之譚往與乾象俱來燬元與飲成樓酣寢達旦乾象誓

以死報繼而出後賊營纖悉畢知者乾象之力也又使牙將周斯威詐降質其來預伏待之崇明果至甫懸一人上守兵不知而崇明走免獲其從騎數人崇明謀遁乾象內變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救營走乾象來歸成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賊歸重慶

辛丑會議經撫張問達主責成經撫功罪一體王紀議罷經略周如磐專用運撫黃克績周道登李宗延專任經略張鳳翔議經略應削級待罪何士晉今責二臣分任其事王永光主撤經略升巡撫任之上諭其協心并力功罪一體同論禮部主事劉宗周上言亟伸討賊之法陷撫順清河縱敵得

志巡撫李維翰也棄開原而逃推官鄭之范也通敵速禍經略楊鎬總兵李如楨也航海遁逃監軍高出胡嘉棟康應乾質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境上理餉傅國監軍牛維曜也身坐同族不自歸里反以知縣升僉事者佟卜年也凶功受上賞遙制山海不能輯和撫臣必喪全遼今經略熊廷弼也通敵啓釁奸璫盧受也受之黨穢君漏網奸璫崔文昇也凡此諸臣異名同罪異罪同情麗以五刑而輕重布之又何道焉時滇賊遙起在霑益曰設斜曰李賢在平夷曰補鮓亦佐曰安應龍在羅平曰阿應在武定曰張世臣而羅平為劇甲寅刑部員外郎徐大化劾熊廷弼

丁巳建人破西平堡初敵分三路入自柳河三盆黃泥窪聯木為筏乘流至狹處渡河直攻西平參將羅一貴力禦傷敵甚衆圍數日不下化貞遣總兵祁秉忠劉渠往援而巡撫中軍孫得功及黃進前通敵令攻中路于是二將俱沒一貴力竭死之屠其城

戊午廣寧兵潰時建人屯鎮靜堡伏而未動經略自右屯聲援敵亦可變駐沙豬遣遊騎前哨得功欲生縛巡撫以為功說言敵已薄城迎降者免死人爭昇香亭迎之總兵江朝棟監軍高邦佐禁之不能正化貞方圍署不知也賴朝棟掖之出城乃免邦佐自經其僕高永亦從死熊廷弼聞變東馳遇

化貞于前屯化貞流涕廷弼但哂而已遂聯轡入關所過悉令焚毀云無以資敵于是關外民居蓄積為盡乙酉建人始入廣寧河西流人及逃兵亡虜數十萬奔竄入關薊督王在晉移鎮山海疑來奸宄羽閱不納廷弼極言保任得入報至朝廷震動

壬戌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乞賑渡海遼民命發帑金十萬往賑

癸亥黃克纘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兵部尚書張鶴鳴自請視師進太子太保賜蟒玉尚方劍

甲子魏養蒙為南京兵部尚書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糾南直貢士高如麟順天貢士張惟勤
查廷楠浙江貢士錢千秋賄中

乙丑諭兵部令廠衛緝京城奸謀禁居民放砲及各官歸擊
貢士私選者罪之

水西賊攻安順安莊永寧諸城土司羅應魁偽順天王沙國
珍偽忠順王何五偽成天王

二月丁卯朔戊辰監軍高出胡嘉棟再逃逮之

辛未命大學士何宗彥朱國祚主會試初擬顧秉謙副考上
以首科時用二閣臣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請招遼東潰兵流民從之

吏部舉卓異布政洪翼聖等二十二入

壬申王在晉言撫臣王化貞撤軍駐前屯同寧前道張應吾
相守聞芝蔴灣尚有米二十萬石覺華島米 萬石事尚可
為也宜收復寧前自贖于法可寬上從之

癸酉御史江秉謙劾尚書張鶴鳴郎中耿如杞

甲戌夜月犯天關星

丁丑建王化貞免熊廷弼聽勘

庚辰諭加派以北直隸頻年煩累免之有司團練鄉兵遠民
來歸內地發穀賑濟俾墾閒田錄其智勇

王紀為刑部尚書

水西土目安邦彥反犯貴州初蘭賊久圍成都誰檄諸蠻云
克成都以金帛嘗購諸蠻水西安氏與蘭世仇宣慰使安位
幼弱邦彥以文庶擅政聞蘭已得蜀亦欲乘間據黔而蘭賊
交依為逆解仇暗結又招合諸種勢復逞

乙酉霑益叛首設科攻平夷衛陷之

丁亥解經邦為兵部右侍郎魚右舍都御史經略遼東

壬辰刑部主事王之霖言國仇未報者三一為李可灼謀用
藥引進者誰崔文昇故用藥主使者誰一為張書紳深入敵
巢致銀三十兩帶書嫖罵則盧受為之鄭貴妃主之方從哲
聽之其一為張差突犯宮庭禍生莫測乃劉廷元以風顛具

秦胡士相等以膏柴成招兵總之用藥即通敵之術通敵即
挺擊之謀也上以已經皇相處分不必追論

癸巳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覆奏右庶子張鳳撫諭西胡之策
曰虎墩兔愁帝制諸部郎建州亦屬之往年愁祖父嘗欲我
貢市王爵如俺荅故事而不得抱恨終身豈肯坐視如踞遼
陽甘自斷其衣食之路乎且以廣寧至山海論之其市有高
臺堡興水堡鎮遠關大福堡太康堡其長六十惟利是求部
落既衆市有分地我之布帛諸物彼日用所需而彼之馬牛
非我市不售即一部思逞各部亦不相從我力不能守廣寧
敵未至先潰彼完而歸我則數十萬金亦何足惜今長為我

護邊即加爵許首養我兵力亦轉敗為功之策何閉關絕約
他日遺有省之剝膚哉上是之

甲午初陽我侯薛濂奉命招集潰兵王在晉上言潰兵已過
通州玉田無可招莫若令招真保土兵各五千人許之

乙未王永光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陳薦為南京戶部尚書
車駕主事東斯行言臣昔任永平推官餉臣委勘北岫海道
自天津北至灤河至芝蔴灣前屯等處土人言樂亭海外有
諸島可居辛酉臣調河間白之撫臣畢自嚴遣官閱之云自
樂亭出海三十里有會寶店青坨將軍坨白魚岡皆周圍不
過二十里或十里而離西北岫青河口約二十餘里地名月

坨周四十里與前曹寶店相聯南可望登萊東可採金復北
可瞭山海西可衛天津誠要區也又青河口北十五里馬頭
營永樂間曾移輜重營兵千人在彼防禦至今有坐營官一
員守兵百名時撫臣分天津水兵發管大藩金冠應援遼海
僅新招三千六百名陸兵一百二十名今且發三千應調矣
臣之愚謂宜令管大藩金冠之兵盡歸月坨立寨屯田而遼
民東歸者安插其間敵不能飛渡而西也留新兵三千名屯
馬頭營山海有警朝呼夕至策無加于此者命議行之斯行
尋升天津監軍道又言戎覺華島其便有六一不由彼遙絕
其牽制一密招叛將恢復廣寧一燒毀浮橋斷其接路一徐

施方略可襲遼陽一曰探瑕隙趨蓋套一今兵旅順照應
朝鮮故覺華者前茅也山海者中樞也月坨者後勁也一應
舟車之物皆造于馬頭營屯兵閑整以待可濟海島可援榆
關又言天津自大沽出海至旅順有二道南道自登萊而往
一千六百二十里北道自順永而往一千三百里自旅順至
鴨綠江七百四十里今詢之熟海道者又曰月坨與旅順正
對自月坨不歷北岬徑渡可五百里而由月坨趨覺華島亦
不必由山海寧前可二百里而至焉

三月丁酉朔大學士劉一燝罷

成成給事中周朝瑞等糾奸相汪典兵募五百人誓據輦轂

或伺大內隱事以告人既不往遼又不往蜀歲糜金錢六七
萬近又遣門客顧思忠募兵一萬矣債轄短憤意欲何為請
以問之漕又陰使門客吳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引
賊入室駙馬王昺竟自招兵馴至親王招兵長史亦招兵矣
解經邦解經略遼東之命削籍
癸卯設科敗官兵于黑橋結安邦彥奢寅遂欲犯曲靖敗于
元江

甲辰王在晉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薊遼

李長庚為南京刑部尚書

己酉給事中惠世揚等復糾沈瀛

四川巡撫右僉都御史朱燮元遣羅萬象復江安

辛亥策貢士賜文震孟等及第出身有差

甲寅御史陳保泰劾登撫陶朗先并募兵何棟如

給事中侯震暘疏論輔臣未及朱國祚典試特由中旨宣謝

事國祚遂請告

庚申設科攻陸涼州殺補鮓

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無東閣大學士

四月丙寅朔給事中朱童蒙糾張鶴鳴何棟如

川兵復新都初奢賊據新都繕城積粟為守計因陷安岳攻

保寧人心大震安綿副使劉岑譙湖廣監軍楊述程合兵攻

之兵至牛頭鎮賊騎數千步萬人來援秦良玉譚大考等夾

擊敗之遂復新都賊退蘄州復遵義府時涓潭叛民王倫引

賊焚掠涓潭為川貴險要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境降之諸

軍進駐遵義惟重慶尚為賊巢

戊辰雲南巡撫閔洪學上言黔者滇之門戶黔有梗則入滇

無塗為今日計惟有並通粵西一路自廣西田川達滇之廣

南瀕于其地添設公館措置庶餽上從之

己巳德勝門玄帝廟枯梘自焚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上言釋羣疑銷隱禍乞將鄭養性一家

發回原籍李如楨崔文昇速正典刑

登萊巡撫陶朗先免

辛未姚思仁為工部尚書袁可立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
余茂衡為右僉都御史協理戎政李邦華右僉都御史巡撫
天津

已卯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綱常大分宜明執逆顯形難掩
李可灼進紅丸乃方從哲所進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
書許世子執君然則從哲宜何處焉速劾自裁義之上也闔
門席藁義之次也乃宴然支辦可灼僅稟回籍豈以已實薦
之恐與同罪乎臣以為縱無弑心却有其事實錄中即故為
君父隱諱必直書方從哲進紅丸瀆更帝崩恐無能為萬世

解矣乞皇上令廷臣公議置之極刑上令廷臣會議以聞

庚辰熊廷弼王化貞獄上論死

辛巳董應舉為大僕寺卿兼御史也田天津至山海關安插
遼民

癸未左都御史鄒元標上言乾坤所以不毀者惟綱常而綱
常所以植立者惟信史先帝一月仁赦媿美堯舜宜速登信
史乃纂脩諸臣謂光宗大事令人閣筆近讀孫慎行疏神骨
為悚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方從哲無其心
無能以解人之疑也

丙戌邳州桃源沐陽大雨雹

己丑京師大雨雹

琉球世子尚豐遣毛鳳儀蔡堅入貢請封皆登極大婚誼貢使私請賁歸巡撫商周祚以遠人不諳大體姑置之

辛卯設科改需益

五月丙申朔丁酉給事中章元儒言頃見織造大監李寶參知

府張宗衡等皇上因而罰治之此端一開後將何極乎

癸卯刑部尚書王紀糾沈淮御史浦雲翼復劾之

戊午復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脩德官

山東巡撫趙彥毅賊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以白蓮教

惑衆與深州王好賢景州于弘志通密約八月望日三方同

起而鴻儒以他事先發在卞家屯刑牲誓衆寄家梁山泊據

梁家樓爲巢攻鄆城知縣余子翼道遂據之曾濮騷動

諸軍進逼崇慶初崇明父子據瀘州依樊龍爲援龍踞重慶

已九閱月其城三面臨江春水泛漲瀰漫不可渡其出入必

經之要道惟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賊自通遠門至二郎關

連營十有七宿精兵數萬總兵杜文煥率參將楊克順直攻

賊營秦民屏率石砦兵逃出其後賊驚敗遂復佛圖二郎關

殺賊三十餘人進逼重慶

壬戌四川巡撫朱燮元復建武長寧擒偽相何若海別將及

酉陽石砦之兵殺樊龍張彤遂復重慶

六月乙丑朔丙寅子文學博士方孝儒茶葬

丁卯鍾羽正為左僉都御史

四川巡按御史張論言簡賊奢崇明糾水西賊攻破長寧珙
縣犯叙州

庚午妖賊破鄒縣署印通判鄭一傑遁進攻滕縣知縣姚之
胤適時括餉俱盡至是無餉可給魯王捐貲保城上賜璽書
褒之山東都指揮使廖棟破武安賊巢斬三千餘級賊奔梁
家樓都指揮使楊國威斬賊千級官軍復追之又斬二千餘
級遂復鄆城莊野

乙亥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彥叛邦彥安堯臣別支也堯臣冒

隴姓并隴地受撫得襲兄疆臣世職堯臣死妻奢社輝子安
位幼邦彥挾之反興土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萬
典等俱叛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于畢節叅將尹啓易
自烏撒奔回雷益矣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衛亦為賊黨李賢
所破賊圍普安安南雲南都司李天常帥兵四千救之賊將
羅應奎偽降誘至盞水舖伏發全軍皆沒于是曲靖武定尋
甸嵩明之間騷然苦兵矣賊分遣王倫石勝破甕安襲偏沅
以斷我軍倫等揚應龍餘孽也洪邊土目宋萬化糾苗仲九
股據龍里邦彥自統蜀賊苗仲教萬進圍貴州自二月初九
薄城百計攻城撫臣李樞按臣史永安悉力禦之賊四面伏

路以新出入盡掘墳墓殺掠甚慘總兵張彥芳將兵二萬赴
援隔龍里不得進

辛巳安邦彥破馬撒衛指揮管良相死之初水西未叛良相
語李揆曰奢賊反安必繼之黔中無兵餉猝然有變計將安
宜招兵萬人積二年穀用許成名將之以觀其變標以力不
能止更相以祖母病乞假去泣曰烏撒孤城且與安效良相
仇水西有難禍必首及良相願以死報國乞將長策保此一
方標亦泣去甫一月而難起烏撒首被賊破良相自縊死王
三喜進兵平越兵止萬人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范仲仁不相
能仲仁先進遇賊于笮城河戰不利時逢不救敗績馬一龍

白自強鐵焉

戊寅吏部奏邱錄馮應京吳寶秀李沂曹學程盧洪春王正
志華鈺王之翰吳應鴻俱贈少卿為一等次則顧憲成張棟
李猷可蓋化鯉傳好禮維于仁王教涂本范儁何選楊文煥
王之棟葉初春錢一本賈名儒楊其休舒弘緒吳之臣陳尚
象安希范張貞觀王如堅沈璟吳弘濟顧文選于孔兼楊天
民陳嘉訓遠中立張同德時偕行鹿久徵劉仕瞻鄒邦彥耿
隨龍馬經綸宋燾黎道照林培戴士衡錢養庶穆深劉道亨
陳泰來王紹先寧時鏌陳繼春費必興萬國欽劉文御彭應
參朱長春王學曾朱維京喬胤王士騏吳文梓馮生虞劉弘

賢劉為揖諸壽賢柴恪俱贈少卿

已卯給事中沈惟炳劾沈滙張鶴鳴滙引疾求去不許

已丑刑部尚書王紀初糾屬官徐大化曠職九月不入公署

引蔡京為言孟刺大學士沈滙也至是遂上言宋奸臣蔡京

天資凶謫與同文館獄立奸黨碑遺禍宗社茲輔臣沈滙公

論不為以宵人擁戴而玷揆席內結與接外連僉士招權納

賄非一日矣試取惡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之疏細按

其事其結交魏進忠與京之與合童晉同也乞哀董羽宸與

京懇款陳瑾同也要盟即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慶厚同

也顧命元臣劉一燦周嘉謀之罷逐親安置呂大防蘓轍何

異特正言官江秉謙侯震揚之擯斥視貶謫常安氏任伯雨

何異尤可訝者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頗傳而上不悟朝

柄陰握而下不知此之蔡京百世合符者也

選庶吉士倪元璐黃道周等三十六人

上辰李可灼崔文昇戊南京

四川巡撫朱燮元復瀘州

七月乙未朔戊戌我政尚書黃克纘罷進太子大保

辛丑冊慧妃范氏

甲辰刑部尚書王紀削籍以久稽終卜年案也初張鶴鳴行

邊奏杜茂終卜年謀叛事卜年任河間知縣茂匿其署中三

月合謀遣後同其二僕往李永芳約叛事下刑部尚書王純問當何如主事顧大章曰兩人同謀三月情既親信論其理當見妻子豈二僕尚不能舉其名乎且往從數千里而不問僕姓名今歲說不認大可異也紀然之杜茂原登撫陶朗先千總給千金使募兵茂浪貴不取歸報乃匿薊州寺中被邏者獲之証以奸細其入陶幕或卜年薦之也後卜年論歿丁未山東巡撫趙彥奏留秋班戍軍勦賊不省招募之費從之給事中李春燁劾其養賊貽患

戊申妖賊據夏鎮掠糧船阻運總河陳道亨告急把總姚文慶集鄉勇敗之運道復通

妖賊攻曲阜知縣孔聞禮率民兵力禦賊去之都指揮使楊國盛遇賊敗績游擊張掄歿之賊僭稱大秉興勝元年

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焚掠四十餘里官兵誅之

艾山賊劉永明僭稱安民王聚黨二萬餘人官兵破之獲永明臨刑猶稱寡人云

妖賊攻克州總兵楊肇基擊賊殺十餘人賊回滕縣庚戌設科改亦佐知縣封存章賊未至先遁

辛亥南京御史王允成疏劾陶朗先之罪

禮部尚書孫慎行罷

沈淮免進少保予廢賜鞞馳驛歸兵部尚書張鶴鳴免

貴州總兵楊愈茂白旂營推官郭象儀敗績于江門歿之遵
義復陷

八月甲子朔丙子孫瑋為刑部尚書

己卯大學士孫承宗自請督師經略遼東軍務進太子太保
賜蟒玉金幣

壬午顧秉謙為禮部尚書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閻鳴泰為
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丙戌封皇弟信王由檢

己丑設科犯越州衛

壬辰董漢儒為兵部尚書陳薦為南京吏部尚書

九月甲午朔丁酉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

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太公之世偶生門戶則繫尊必作職
業之外分用身心則責任不專乞勅諭二臣立寢此舉攻鄒
元標馮從吾也

己亥加贈張銓兵部尚書何廷魁高邦佐各大理寺少卿
李長庚黃汝良為南京戶禮部尚書

辛丑左都御史鄒元標言天下治亂係乎人心人心邪正係
于學術臣等所講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若分門別戶
則名教所不載也若以臣等講學宜放則切磋道學一語直
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矣臣又言

焉前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
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詩云相彼烏矣
猶求友聲臣等求友未得平和之韵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
以為倡學之戒左副都御史馮從吾言周家以農事開國國
朝以理學開國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旋復舉行人人
稱快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皇上一日
問講臣曰朕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將何以置對也
壬寅設科攻羅正不克後攻烏撤衛鴨之

乙卯臨洮地震

己未初命是日客氏出宮上諭內閣客氏朝夕侍朕今自出

宮午膳至晚未進暮思至晚痛心不止着時進內奉慰外廷
不得煩激

辛酉演象所災

壬戌臨洮地震

山東巡撫趙彥攻滕縣賊黨縛徐鴻儒出降安插鄉民二萬
七千餘人獲騾馬千匹神槍八百杆大砲二百六十斤刀止算
十月癸亥朔甲子給事中侯震賜論客氏不宜自入乞收回成
命切責之

乙丑李養正為南京刑部尚書

己巳御史馬鳴起言日見聖諭保姆外出憶念痛心夫以一

品之名號加以第宅廕其胤子則酬不為不厚矣若內之調
獲則中闈有主西宮順承左右朝夕不可謂無人客氏既出
而復入已去而復召戀戀不忍割使絲綸拂經喜怒乖錯豈
所以令天下後世者也極言不便有六上欲廷杖以輔臣揭
救奪歲俸

庚午王之案為刑部左侍郎

贈素應泰兵部尚書廕本銜正十戶

辛未設科攻霑益州尋退復攻陷之

甲戌給事中郭興治糾鄒元標講學之非大學士葉向高疏
救元標致仕進太子少保

陳道亨為南京兵部尚書楊述中為兵部方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巡撫偏沅蕪茂相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

戊寅武庫員外郎顧大章以御史楊維垣論其鬻獄辨曰論
經論撫救經救撫之疏上慮數十揚之則九天之上沉之則
九地之下衆論不同舉朝聞且見之臣議誅心則廷弼難未
減論事則化貞乃禍魁頗亦自謂持平即臺臣所指八議之
說不特臣有之全招具在想臺臣或未竟覽也今諸臣並論
辟矣毋論臣非鬻獄之人且業已辟之又何鬻焉上何維垣
又攻之

庚辰脩撰文震孟上勤政講學疏時內宴為偶人之戲宴畢
忠賢曰文狀元疏中以偶人比萬歲殆難者傳旨杖八十閣
臣力救粟罰歲俸有旨放歸

辛卯庶吉士鄭鄞言脩撰文震孟疏候命決旬未蒙報可是
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是竊弄之
機也本朝此弊惟武廟與神祖末年最多在武廟時蓋因權
璫之煬竈在神祖時則係奸輔之籍策臣歷稽史冊凡召亂
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旨用以
頻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而留中之一綫或以陰濟聖慮其
徑實使人疑清明之朝豈宜有此願皇上早圖之也

上諭朝儀大典累朝成規文震孟如何比擬偶人鄭鄞黨護
同鄉俱級降三調外

有龍見于北花房之河即太監宋晉之膳房也其形長人許
有爪無角其鱗如碧光耀目晉以盒進之命放黑龍潭

十一月癸巳朔貴州巡撫李樸升兵部右侍郎魚右僉都御史
巡按史永安升太僕寺少卿仍舊任

乙未貴州巡撫王三善大會將士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
至吾輩死法必敵等耳尚何俟耶命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十
從清水江進為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人從都勻進為左
部三善自將二萬與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

戊戌俘何若海至京磔之

贖徐可求右都御史世本衛正十戶

庚子俘徐鴻儒等至京磔于市

辛丑趙南星為左都御史房壯麗為工部右侍郎魚右僉都

御史總理河道

甲辰光廟選侍劉氏封貞靜賢妃皇弟由模追封簡懷王皇

妹追封悼懿公主

己酉御史梁之棟糾太僕寺少卿何棟如募兵盜餉

辛亥光廟選侍李氏封莊妃

東李氏

乙卯史永安奏安酋自二月初旬改省城今五閱月又改威

清平壩安莊普安陷安順廣順龍里赤水殺思石道副使孫

光恕安順推官徐朝綱廣順知州鄭昂掠同知鄭以成守備

王茂德朝綱寧晉州人庚子貢士贈光祿寺卿廕錦衣十戶

鼎龍溪人癸卯貢士贈光祿寺卿廕錦衣十戶

戊午李可灼戍邊

辛酉楊述中為兵部右侍郎總督貴州軍務朱燮元進兵部

右侍郎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軍務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十二月壬戌朔貴州巡撫王三善至新添三日次新安四日命

劉超為前部三善身為後勁超兵始却超斬二人以申令驍

賊阿成善戰起直前斬之賊遂披靡進復龍里賊復大集力戰却之五日衆議賊兵重宜少休三善曰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六日三善策馬先進衆從之安邦彥退屯龍洞官兵奪高寨七里冲乘勝進兵畢節舖孫元謀以火器擊之揚明楷率烏羅兵並進賊大敗其渠安邦俊穢焉賊棄輜重器械山積時會城守幾十月至是始慶更生三善營南門外坡上大雷次日移營定溪諭奢社糧母子縛安邦彥降不報散日左右兩部兵至又十日楚粵蜀之兵亦至三善怒其後期且憂之食欲因糧于敵諸軍亦視賊若易矣

已巳永寧伯王天瑞言孝靖皇太后三十幽囚鄭貴妃禁制

皇祖經年不容一見反以母妃禮事之致皇太后積怒沮盡目拈請報其仇

庚午呂兆熊為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熊明遇南京操江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癸未何熊祥為南京廷部尚書朱光祚右副都御史協理戎政孫居相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叙平妖功山東巡撫趙彥加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給事中陳熙昌上言東省蓮妖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存恤脩復益氏墓廟上從之命官致祭

丙戌南京給事中歐陽調律請脩建文實錄併廟祀命禮部

議之

癸亥天啓三年

正月壬辰朔甲午夜火星犯房宿第一星

己亥王牒成進葉向高中極殿大學士詹尚寶司丞韓爌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詹中書舍人何宗彥朱國祚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史繼備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孫承宗少保兼太子太保文淵閣竝詹監

辛丑安邦彥糾藺賊與雲南安効良合衆數萬并力攻陸廣黔共敗績初黔撫王三善分兵一進陸廣一進鴨池一進黃河渡至是渡陸廣河賊斷浮橋蒙兵先潰衆遂亂溺死數千

人總兵楊明楷被執死之參將王成名戰沒殲數千人賊乘勝攻鴨池總兵張彥芳大敗退守貴州土目何守土見官兵敗據龍里衛都指揮使章有功退守新添苗仲復肆掠自龍里至甕城屍橫四十餘里

壬寅浙江巡撫御史傅宗龍奏解任參黔省軍事已酉命朱國禎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俱以禮部尚書兼東閣殿大學士

壬子黔兵進龍里賊黨何中蔚據險扼師授兵不進

甲寅河南巡撫馮嘉會報嵩州大隗山于天啓二年十月九日午刻有大鳥高可七尺彩色來集羣鳥繞之十二日申刻

飛去汝州張彥清身至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西電烏雀
凍墜亡筭訛以為鳳

夜月犯鍵閉星

丁巳命鄭養性居于遠方

滇兵攻黑耳寨破之盡降其衆遂移兵師宗

庚申御史陳必謙言昔年鄭養性父子依恃宮掖憑藉寵靈
慶賞刑威俱出其手一時如劉廷元等奔走如鶩戴福藩者
名曰正人翼先帝者斥為邪黨迄今奸謀大露臣子身家計
重誰申討賊之義皇上宜自為宗社計剪除逆賊以告于先
帝之靈可也

二月辛酉朔羅平圍解

癸亥吏部內計

甲子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等拾遺糾兵部尚書黃嘉善崔
景榮張鶴鳴工部尚書姚思仁南京兵部右侍郎徐必達前
保定巡撫韓浚太僕少卿李之藻上命進姚思仁太子太保
免之調李之藻南京黃嘉善崔景榮張鶴鳴許致仕韓浚免
丁卯河南道御史胡繼昇等拾遺糾前詹事范醇敬前巡撫
靳于中太常少卿王紹徽巡撫徐兆魁王士昌陶朗先南京
太僕少卿郭一鶚上命王士昌許在籍聽用徐兆魁
致仕陶朗先勅奏

已巳歲以弘為禮部尚書李長庚戶部尚書張輔之南京工部尚書

庚午滇兵敗賊于羅平三戰俱克禽賊渠阿勒閔洪學請以安南長官司土官沙源改宣撫使許之

甲戌二科給事中方有度言工部開納事例其不可行者數事一廩生納銀准貢則甄選法一納通判運判提舉體統安在至于首領佐貳納銀請封尤為悖謬是與隸之流得襲衣冠賜封之典竟同市販矣

丙子給事中王志道謂神祖先帝之誣不可不白遂上言曰臣見會議一疏不覺慨然曰爭此于神廟之朝則為國本爭

此于神器再傳之後何為乎爭此于光廟顧命之際則為預防爭此于大寶久定之日何為乎則曰為兩朝實錄也嗟嗟不念及此則已苟念及此寧不傷神祖之明有害先帝之義哉當萬曆中冊立遲遲而起母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至先帝之于皇上則無間然矣無母愛子抱之際也無冊立遲遲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國而後曉然也垂簾二字又非玉几之命非出宮掖之口不過臣子設為不必然之慮激切及之也喜事者從而實之臣之所大痛也先帝臨崩諄諄以李氏託此亦人情也封妃之諭與神祖立后之命則殊矣羣思遍天下而從龍之人何不可一露位號豈可傳令疑端導之以刻

薄臣恐兩朝實錄必至如宋人燭影之疑也

戊寅諭兵部發內庫佛郎機神砲八十位神銃二百五十位
監甲午五百二十副槍一千斧四百弩三百箭如之子三千
箭三千特命太監劉朝齋赴山海關督師行營勞銀十萬色
蟒百五十匹孫承宗賜金一百蟒衣一襲

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南居益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庚辰雲南巡撫閔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叅將袁善清浪游
擊許成名援黔請加存仁左布政監軍善副總兵成名叅將
從之

辛巳永平府東門城樓火斃三十七人

壬午鍾羽正為工部尚書都察院僉都御史

丁亥川兵破賊于長寧奢崇明父子借水西兵犯遵義總督
朱燮元合長寧納谿兩路之兵併進

戊子御史周宗建糾科臣郭肇黨魏進忠把持察典編緝羣
臣數十餘人彙為一冊又造匿名文書于省則劉弘化周朝
瑞熊德陽于臺則方震孺江秉謙俱欲一網盡之上責宗建
回奏奪俸二月

三月辛卯朔乙未夜月犯畢宿右股第一星

陳大道李宗延為戶部尚書宗延總督倉場
己亥給事中阮大鍼劾史繼偕子數盜

庚子曹于汴為左副都御史

丙午大風霾天鼓鳴白虹貫日

丁未給事中解學龍糾張汝續貪淫不法

己酉御史方大任劾科臣郭鞏通魏進忠因論進忠甲第壯麗葬地踰制

辛亥待詔朱啓明上鳳鳥呈祥賦

甲寅四川總兵李維新出師攻永寧

四月庚申朔夜京師地震

癸亥光祿寺卿何喬遠薦晉江李光縉永春舉人李開芬固安生員黃文焯海澄儒士丁玉明華亭布衣陳繼儒學行俱

優乞賜官銜風勵四方

乙丑夜大理府洱海衛地震至十二日連震壞城署

丙寅大學士朱國祚致仕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壬申川師復遵義時賊首楊維新尢朝柄鄭應顯遵義副將秦衍祚侯良柱督兵二千攻之誘戰于九接灘穢其渠揀寨後敗賊于羅銅渡遂克之

蘭賊安鑿帥妻子所部降初監軍趙邦清遣其黨喻文當招之鑿心動然以妾石氏子安在嵩在符國禎營未發及官兵擊奪寅敗之乃密約副總兵侯良柱助兵良柱遣羅安良進陶公灘自帥親兵七百人同鑿部夜經三寨至賊巢銃砲震

天符國禎先逸鑾率妻子及部兵數十人來歸

癸酉川師復永寧初川撫朱燮元曰我之久不得志于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于是列營納絡陽為進取陰會兵長寧首攻青石崖天逢洞乘霧奪險而入與石砦兵會進攻永寧遇賊于土地坎奢寅搏戰官兵奮擊敗之追至老君營盡焚賊營寅身被二槍樊虎亦創歿復敗賊于橫山青崗坪遂克永安生擒司邦泰等降賊二萬溺死無計崇朋父子列營江岸降者日至遂遁

安邦彥知官兵潰復誘苗仲糾合宋萬化欲犯貴州使其黨何中蔚據龍里李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山巖斬糧道宋萬

化督洪邊兵苗仲為左翼吳楚深結八姑蕩平八莊苗仲為右翼自統水西兵約共犯會城王三善遣游擊祁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兵下龍里破蓮花堡焚三牌賊寨百五十處何中蔚敗逃深箐龍里路通遣叅將王建中劉志敏宋迪救青巖斬三百餘級焚賊寨四十八莊李二中神槍逃歸水西定番路通謀賊糾八姑蕩洪邊兵欲犯會城三善夜遣王建中祁繼祖率兵一萬五十進勦八姑蕩焚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焚其積聚賊糧絕謀遂寢宋萬化遣人詐降三善佯許之而調劉志敏祁繼祖潛師赴之遂擒萬化及偽軍師劉洪祖萬化驍勇善戰邦彥依之至是奪氣秦民屏兵至平越獲

還守龍里諸叛苗相繼降

辛巳鄭三俊為左僉都御史

乙酉大理寺少卿范濟世上言先帝違和臣隨廷臣後面奉先帝諭封選侍此諸臣所共見聞也凡台臣等三次無不以封選侍為言蓋先帝四十年青宮孝元與孝和相繼賓天朝夕承顏惟選侍一人允稱聖意故將皇上與皇五子託其眷管而臨危諄諄以封貴妃託皇上并諭諸臣也臣昨歲入都值皇上舉公主之時因封其母為慧妃當選侍生皇八公主之時先帝愛公主欲封選侍其心與皇上無異特未能行耳且八公主漸已長成異日皇上不得不加以封位既封其女不

得不封其母與其後日因公主之封以封選侍孰若今日因先帝之命以封選侍可以慰在天之靈可以明承先之孝倘使不封實錄必書之曰上欲封李氏為貴妃已擇吉具儀上崩太子停封不予後世將謂皇上為何如主邪上責其誕妄要名

丙戌南京大內永福永壽二宮積腐木自火

是月火星在斗守百日

五月庚寅朔禮部尚書盛以弘引疾去

辛卯南京御史陳必謙糾褻汚太廟之吳應琦不由廷薦不由部推得復故官姚思仁文章糾拾頓陟宮保孫杰傳奏京

堂史繼偕濫竿枚卜上不聽
封裕妃張氏

辛丑登萊巡撫袁可立奏朝鮮廢立四月十八日毛文龍據
朝鮮議政錢弘等云三月十三日奉太妃命以李侗權國事
夫李侗弒逆長此安窮當亟為伸討但封疆多事民力不給
即當遣使宣勅措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討逆復辟若
果李侗迫于妃命臣民樂以為君亦當令其退避待罪朝廷
徐頒赦詔令祇奉國妃如國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
之威也初李昭長子璉夫生子侗次子璉以計立封侗為陵
陽君

林堯俞為禮部尚書

川兵發永寧進勦奢崇明連克紅崖天台二寨賊數千人迎
降遂安撫紅涼四十八寨時總兵盧世卿擒偽御史汪澤遠
偽叅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擒偽監軍夏奇雲偽給事中孔
間過及偽印十餘鎰伏如山

丙午御史胡士奇劾遼東巡撫閻鳴泰免官聽勘
已酉滇賊攻平夷衛右布政謝存仁叅將袁善拒却之

戊午河南撫按請錄宋儒邵雍子孫視二程子例授五經博
士

羅乾象督兵克蘭州焚九鳳樓蕩其巢安邦彥走客仲壩水

蘭界也朱燮元撫定蠻落賊入深箐不可卒得永蘭已定拓地千餘里或欲郡縣之希封賞朱燮元曰公等皆欲自營不為封疆計深山密箐其民猶鳥獸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遂奏以外四里膏腴之壤歸永寧衛隸叙州內四里深險境瘠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時水西方覆黔師崇明意頗倦且病寅曉勇自如來勢復擾蘭燮元輒擊破之安氏恐蜀兵之綴其後結崇明出沒蘭界以拒蜀

雲南亦佐縣營長安應龍合雷益賊首補鮓為亂圍羅平巡撫閔洪學攻羅平克之應龍遁普安復入烏撒已安效良乞降責其縛補鮓應龍自贖效良遂縛應龍以獻

水西蘭賊合兵窺遵永時蘭賊奢崇明戰屢敗與安邦彥合兵一犯遵義一犯永寧官兵合長寧納溪兩路敗之于芝麻塘賊遁入青山

六月庚申朔壬戌張鳳翼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癸亥孫承宗奏勘按臣罪狀自戊午發難以來經歷按臣自張銓殉節外撫順之陷按臣楊一桂也三路開鉄之陷按臣陳王庭也廣寧之陷按臣方震孺也皆經論劾然遼事一桂危矣王庭又危矣至震孺危極矣震孺自言曰封疆失守皆臣不能糾之故今遼東何在我死甘心則震孺心未嘗死也統三御史較自揚而下遭時最苦自方而上為罪漸輕

丁卯吏部遵遺詔續議開幽姜士昌等共一百十人議贈官
優恤

己巳收內監千人

壬申內官因索冬衣詈工部尚書鍾羽正

甲申大學士朱國祚入朝

貴州總兵魯欽進兵擒叛目何中蔚遂營紅崖紅崖素稱大
險官兵未有至者總兵張彥芳擊賊于羊耳亦敗之追至鴨
地河斬首二百七十餘級